

多彩年华
● 特辑

沈石溪著

两小有猜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两小 有 猜

沈石溪 著

陆震伟 装帧

责任编辑 乐渭琦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马东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7

字数 157,000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7 - 5324 - 3881 - 3/1·1674(儿) 定价:12.40 元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多云转晴

短暂的寒假结束了，我进入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后天就要正式开学了，今天下午到学校打扫卫生，却碰到了一桩有惊无险颇有戏剧性的事，我要原原本本记录在我心爱的日记里。

男生扫完地后，由我们几个女生负责抹课桌椅。教室长时间不用，课桌椅上蒙着厚厚一层灰。才擦洗了两套课桌椅，脸盆里的清水就变成了墨汁一样的脏水。我端着脸盆到水池去换水。我们初三(4)班的教室在一楼，走廊外就是一条水沟。我刚要把脏水往水沟里倒，一抬头，看见隔着小路那块花坛里的几株迎春花枝叶上也落了灰尘，显得萎靡不振，大概好几天没有浇水了，花坛里的土也干得开裂了。我们学校实行绿化责任制，教室前面这块花坛归我们班管理，我们经常给这几株迎春花浇水除草。我灵机一动，想把手中那盆脏水泼到花坛里去，给这几株迎春花洗个淋浴，让它们精精神神陪伴我们一起开学上课。我很喜欢这几株迎春花，再过几日它们就会绽放嫩黄的花朵，给我们送来阵阵清香。我摆出弓步，端着脸盆先扭腰往后摆了摆，然后一挺腰用力往前泼去。我想在天空泼出一朵硕大的水花，笼罩整个花坛。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有一个穿深色春秋衫戴眼镜的高个子男生提着一只红色塑料水桶从小路奔过来，他奔得很快，大概是赶着要到教室去参加打扫卫生。刚才被廊柱遮挡了视线，我和他刚好形成一个死角，我没看见他，他也没看见我。等到我发现时，我那盆脏水已经泼了出去，他看见我时，想躲避也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哗的一声，那盆脏水不偏不倚，全泼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立刻变成了一只落汤鸡。更糟糕的是，由于相距太近，水花猛烈冲在他的脸上，他的眼镜像只闪闪发亮的小鸟，飞到空中，然后掉在水泥地上，啪的一声断成两截。

我知道自己闯了祸，愣住了，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他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同学，许多双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

有个女生大声说了一句：“她用脏水泼人！”另一男生说：“别放她走，要她赔眼镜。”

我快急哭了。我怕他会当众辱骂我，或拉住我粗暴地要我赔眼镜，那我就下不了台了。我替他捡起眼镜，含着泪喃喃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像刚从河里捞上来，全身湿透，水线顺着衣襟滴嗒流淌，模样狼狈极了。他看了我一眼，接过我递还给他的破碎眼镜，揣进裤袋，摇了摇头，甩掉头发上脸上的水珠，冲着我笑笑，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就算今天过泼水节。”我不安地说：“你的眼镜也打烂了，我……”他赶紧说：“我这副眼镜本来就是烂的。”虽然昆明是座春城，虽然是晴天，阳光普照，但早春三月，气温并不高，我担心地说：“你的衣服湿透了，你会着凉的呀。”他挺挺胸脯说：“没事，我身体棒！”话音刚落，一阵风吹来，他打了个寒噤，挤眉弄眼地“阿嚏”打了一个大喷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被他逗笑了，他也笑了，说：“这喷嚏来得不是时候，故意要出我的洋相嘛。”旁边有一个男生脱了件衣裳给他披上，簇拥着他走了。

我感动得想哭，并不是因为他不计较我打碎了他的眼镜，而是为他宽容的微笑。我固执地认为，男孩子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宽容。能宽容别人的过失，说明他有一颗仁爱的心。

三月一日 阳光明媚

今天一大早，我守在学校大门口，等他来上学。我觉得我应该当面向他表示道歉，不管怎么说，是我把他泼得浑身湿漉漉的，并把他的眼镜也给打烂了，总不能就这样不闻不问吧。七点三十分，他骑着单车来到学校，我鼓起勇气迎了上去。我当时还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好用“喂”来相称。

“喂,还记得我吗?”

“当然,前天你让我过了一次泼水节,我怎么会忘记呢!”

“真抱歉,我是想浇花,水泼得太重了。”

他又露出灿烂的微笑:“应该怪我,不早不迟偏偏在你泼水的时候跑过来了。”

“你没感冒吧?”我关切地问。

“我又不是弱不禁风的书生,冲个凉水澡就会害病?”

我说:“我把你的眼镜也打烂了,真不好意思。”

“我小姨在天明眼镜行工作,其他本事没有,就会配眼镜。可惜你不近视,不然的话,找我小姨去配,价廉物美,保你满意。”

我本来还有点窘迫,被他这么一说笑,心头顿时轻松了许多。我俩一起到车棚锁单车,又一起穿过操场到教学楼。我们互报了姓名,他姓卢,叫卢江林,是高二理(2)班的数学课代表。前天在教室门外泼了他一身水时,我害怕慌乱,根本没顾得上看他长得啥模样,只记住了一个大概的轮廓。现在,我趁他讲话时偷偷打量了他一下,只见身高约一米八左右,五官端正,上嘴唇有两条淡黄色的胡子,虽然戴着一副眼镜,但眼睛的面积不小,睫毛也很长,目光特别清亮,下巴有点尖,身体看上去有点单薄,总的感觉还是挺帅的。

就在我们俩沿着棕榈树绿阴大道边说着话边往教学大楼走去的时候,突然,从后面冲来一个男生,一下子搂住卢江林的肩膀,嬉皮笑脸地说:“一个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一个是我们学校的数学状元,在一起说什么悄悄话呢?”

我扭头一看,是郭建伟。

郭建伟的家和我家在同一个街道,勉强称得上是街坊。我们在一个小学念书,他比我高两级。这家伙虽然长相出众,模样有点像影星唐国强,可我却对他素无好感,相反,看到他就像看

到一只老鼠一样,觉得恶心。他是出了名的问题少年。他还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在上学的路上拦住低年级学生,抢他们的零花钱,俗称“拔毛”。我也遭他抢过一次,差点吓出心脏病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下着小雨的冬日,清早我去上学,路上行人很少,我独自沿着墙根往前走,刚刚拐弯,突然一个背着书包比我高一个头的男生迎面抓住我的伞柄,一下子就钻进我的伞里来,很凶地低声喝道:“不许动,不许叫,也不许哭!”我吓懵了,腿软得站都快站不住了。有两个上早班的大人从我们身旁走过,他将我的伞斜过去作掩护,大人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没有停顿匆匆走过去了。等到小路上看不见人时,他又朝我咬牙切齿地说:“把钱交出来!”我怕得要死,赶快把吃早点的两块钱掏出来给他。他搜了搜我的口袋,没再找到钱,就用黑黑的手指着我的脑门说:“不许告诉老师,不许告诉家长,也不许告诉警察!”说完,掀开伞跑掉了。害得我这天没吃早点,饿了一个上午。几天以后,他在对另一名二年级男生用同样的方式行劫时,被便衣警察当场抓住。本来要送他进少年劳动教养所去的,他的爸爸好像在哪个机关工作,有点门路,到处拎着礼品去疏通关系,结果处理得很轻,环城小学仅给了他一个记大过处分。

我一向以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个人少年时代行为不端,长大以后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和他虽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校友,却从来不打交道,就好像不认识一样。

我把头扭了过去,装着没看见,不想搭理这种人。

卢江林把郭建伟的手臂从自己肩上扳开,用力把郭建伟推开,用一种很不耐烦的口气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去去,别烦我们。”

“好好,我走。我晓得我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郭建伟仍没脸没皮地笑着说,“昨天这一盆水,要泼出一段浪漫故事来了。”说着,这家伙在卢江林背上拍了一掌,朝前奔去了。

我的脸微微有点发热，我讨厌听这样的话，真是个无聊的家伙！

“你别在意，”卢江林看了我一眼说，“这种人说话不负责任，不值得跟这种人计较。”

“你怎么会认识他的？”我问。

“你说郭建伟吗？他和我在一个班。”卢江林说。

“你们关系怎么样？哦，你对他印象如何呀？”我尽量用淡淡的口吻问道，其实心里很紧张，我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假如卢江林回答说他和郭建伟是哥们，或者说他和郭建伟的关系不错，那我就要把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友谊打上休止符号。我不愿同与郭建伟臭味相投的人有任何来往。谨慎择友，是我的处世原则。

“最普通的同学关系。”卢江林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对他的印象嘛，怎么说呢，我不想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沾染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习气，跟他相处要特别小心才是。”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他与郭建伟不是一路人，我没必要打休止符号啦。

我们很快就走到教学大楼，初中部在东楼，高中部在西楼，要分手了，这很自然，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涌起一丝惆怅，并且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心愿，要是从学校大门到教学楼的路能拉长一倍，那该有多好啊！

三月六日 多云转阴

自从我和卢江林认识后，我们经常会在食堂、走廊、操场、图书馆碰到。这是不期然的相遇，我们事先并没约好要见面，可

不知怎么地，总会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地点，好像彼此心中有一种奇妙的感应，促使我们走到一起。我很高兴能经常见到他，我想他也有我类似的感觉，因为他每次见到我都神采飞扬，说话特别流畅，表情也特别丰富。

日记啊，你千万别误会我是个轻浮的女孩子，到目前为止，我跟任何一个男孩子都没有过超越友谊界线的来往。

今天是星期六，本来就是国家规定的双休日，但学校对初三和高中学生统一补课，双休变成单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变相违法，但据说所有的家长都拥护学校这一补课决定。卢江林说这是学校和家长勾结起来犯法。平时下午上三节课，星期六下午上两节课，少上一节，含有周末轻松一下的意思。

放学后，轮到我值日，我打扫完教室的卫生，从单车棚推出单车，刚迈出学校的大门，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也正好推着单车出校门。

“这么巧，又见面了。”他咧着嘴笑。

“你是数学课代表，长着一颗数学脑袋，精于计算，分秒不差啊。”我善意地嘲笑他。

“五分钟前我还在图书馆借书，好像有只神秘的生物钟在提醒我，到时候了，该动身了，现在出校门你就能看到你想见的人，我就服从神秘的生物钟的安排，嘿，果然就碰到你。”他小声解释道。

我怀疑这家伙早就躲在球场背后的那片棕榈树林里，眼巴巴望着教学大楼东楼那扇玻璃门，等了老半天了，存心要和我一起骑车回家的。但我没揭穿他，我喜欢听机灵的谎言。再说，我也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能有他做伴，一个人在路上骑车，总是很寂寞的。

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枫亭小区；我家住在云南纺织厂家属院，大方向是一致的。从学校出来，都要走宽阔的西昌路，同行至西华园立交桥，然后再分道扬镳，他往北，我往南。

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两旁的梧桐树一派新绿，新修的马路又平又直，单车骑起来很轻松。他告诉我，他去年参加全省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二等奖。我告诉他我有一篇写西山睡美人的作文获得全省中学生作文竞赛三等奖。他问我有什么奖品，我说有一张印刷并不精美的奖状，还有五十元奖金。他嚷着要我请客，还说好朋友之间应该分享快乐。他一副没脸没皮的样子，我拗不过他，只好停下车到路边的冷饮摊买冰淇淋吃，但还没等我掏钱出来，他就抢着把账付了。我说，你要我请客，又抢着付钱，这不是在寒碜我吗？他说，他不愿当剥削阶级，只愿意当被剥削阶级。我没办法，只好白吃冰淇淋，当一回剥削阶级。吃完冰淇淋，我们接着往前骑。平常这段路，我十分钟就可骑到，今天足足骑了二十分钟，还剩三分之一路程。他还嫌太快，提议比赛谁骑得慢。骑单车比谁骑得慢，也算是个发明创造。我说，你喜欢慢，应当给你起个绰号叫蜗牛。他说他现在觉得蜗牛爬还太快了一点。我说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恬不知耻。

我们蹬得再慢，车轮子还是要往前转。路是拉不长的啊。终于到了十字路口，该分手了。他说单车骑慢比赛才刚开了个头，还没决出胜负来，建议一起往右拐，再兜一个大圈子，看看到底谁能摘取蜗牛骑手的桂冠。并排骑着单车，慢吞吞地在马路上转圈圈，也太招摇了吧？我笑着说，算了吧，蜗牛骑手的荣誉就归你了，我认输。他说，这么早就回家，多没意思呀。我说，我有点累了。他立刻顺水推舟，说找一家茶馆坐着休息一下。我马上摇头，我们这个年龄去泡茶馆，好像不太合适。要不，到翠湖公园去划船？他用征询的眼光望着我说。我更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瞪了他一眼说，又是骑车又是划船的，你要把我培养成运动员呀！那我们去看电影吧，既可以坐着休息，又可以欣赏艺术，两全其美，怎么样？他兴奋地问。我还是摇头，我倒是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好莱坞耗费巨资拍摄的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大片，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但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一

走进电影院，很容易就让人想起要朋友谈对象什么的，我要是跟他去了，心理负担一定重得受不了。

到这天为止，我和卢江林交往只限于校园内，操场边站着谈谈话，食堂里三五个人一起坐着吃饭聊天，图书馆里互相推荐自己喜爱的图书，偶尔有一两次回家路上结伴同行，也有其他同学在场。我们从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单独在一起玩过。我有一种也许是很陈旧的观念，总觉得在校园里见面再多，也是正常的同学交往，跨出学校的门槛，男生和女生还单独见面来往，关系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了。校内和校外，是一道很明确的界线。不管我跟他去公园划船还是去看电影，都会让我想到自己是在和男孩子约会。一想到约会这个词，我就一阵颤栗，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要不，我们去泡一会网吧吧，网上有很多好玩的游戏。”

“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我说，“我妈还让我放学后带点蔬菜回家，我得去趟菜市场，去晚了就买不到什么菜了。”

“那就明天吧，明天是星期天，上午做作业，下午我们一起出去玩玩，怎么样？”他兴致勃勃地提议道。

“不行。”我想了想说，“这个星期天幼芽文学社要举办诗歌朗诵会，我必须去参加。”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晓得，你是在找借口，不愿意跟我一起出去玩。哦，大概是觉得我在你身边，有损你的光辉形象吧。我就是想当陪衬，也没人要，也不够格。”

他表面上虽然是在自我调侃，但我听出来了，话的背后含有埋怨的意思；他脸上虽然还带着微笑，但我瞧出来了，他眼光黯然，显得很失望的样子，眉宇间还有几分伤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软了，觉得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的邀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他是一片好意，我干吗要让他不高兴呢？我想了想说：

“下个星期天，哦，就是三月十四日下午，我应该不会有什

么事的,要是你也有空的话……”

“那好,就下个星期天吧。”他的眼睛一下子又变得活泼明亮了,眉宇间的伤感烟消云散,“虽然是漫长的等待,总比没有希望要好。哦,你说话要算数,到时间得兑现诺言,别让我空欢喜一场。”

“我努力争取做一个说话算数的女孩。”我笑着说。

“你想到哪里去玩?”他问道,“我好有个准备。”

“反正不去坐茶馆,不去遛大街,不去逛公园,不去看电影,也不去泡网吧。”我说。

“啧啧,这也不去,那也不去,到底要玩什么呀?”他使劲搔着头皮,挺为难的样子。

“实在没有好去的地方,那就算啦,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家里做功课吧。争分夺秒,好好学习,还省得麻烦。”我说。

“不不,让我想两秒钟。”他拍打自己的脑门,突然叫起来,“嗨,我想起来了,我们去看老照片展览,怎么样?”

我真佩服他的机敏,这确实是个绝妙的主意。

老照片展览,是民间通俗的讲法,展览的正式名称是“云南沧桑话百年——晚清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历史照片展览”。展览会从三月一日到三月二十日,在省博物馆展出。这是最近轰动整个昆明的一件大事,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我早就想去看,一直没有机会,这下正好可以了却心愿。关键是我觉得和他一起到博物馆看展览,心理压力不那么沉重,感觉不那么可怕,博物馆怎么说也属于正经严肃的学术殿堂,当然比影院、公园、歌厅、网吧这样的娱乐场所要高雅得多,即使不幸被熟人撞见,后果好像也要比在娱乐场所被熟人撞见要轻一些。起码我在心里可以对自己说,我是在和一个大同学一起参加一个有益的课外文化活动,很正经很正派也很正常。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那就说定了,下个星期天下午两点整,我在省博物馆门口

等你,不见不散。”他说。

三月十四日 火烧云

我决定不再理卢江林了,不是他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我,而是我担心感情的火花会灼伤我。

今天是星期天,下午两点,我准时来到省博物馆。博物馆从没这么热闹过,门口人流汹涌,有好多警察在维持秩序。卢江林已经在门口等我,见到我,他很高兴,帮我寄存好单车,他挤到小窗口去买来了门票。他紧挨着我,两个人的衣袖碰到一起,我觉得不能这样,让他离我远些。

“要不,你在前,我在后,排成一路纵队,还喊一二一,跨正步走,就像军训那样?”他微笑着问我。

我白了他一眼。要真是这样的话,岂不丢人现眼。

“好吧,我们保持五公分距离。”他做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稍稍往外挪了挪。

“不行,起码要相距三十公分。”我觉得三十公分的距离比较恰当,即使迎面走过来一个熟人,看我们离得这么远,也许不会引起丰富的联想。

“十公分。”他小声说,“这已经快产生离心力了。”

“二十公分,这已经是极限了。”

“十五公分吧,再远,真的要变成天涯海角了。”

这好像在菜市场和小贩讨价还价,最后总是精明的小贩占了便宜。

我们终于跨进宽敞明亮的展厅,我的目光迅速在展厅扫了一圈,好像没发现有什么熟人,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暂时放松了些。

这确实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摄影展览，磁石似的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幅幅虽然陈旧但仍十分清晰的照片，生动地展现了昆明这座城市一百年前的历史风貌。篆塘河面上拥挤的运粮船、人头攒动的文庙庙会、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蹲在街头看西洋镜的遗老遗少、膘悍勇猛的彝家卫队、清朝卒勇的阅兵场面、迎接总督的好奇市民……我一张一张仔细欣赏着这些照片，就像置身在历史沧桑巨变中，体味时间与空间转换带给我们的酸甜苦辣，还有一份沉甸甸的思考。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还响起女生清脆的嗓音：“孙雪庐。”

我的思绪一下子从一百年前的历史沧桑跳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她叫得很轻，但我就像听到了晴天霹雳，震得我五脏六腑都要碎了。我无法回避，只好转过身去，哦，是冷芍，我的同班同学。

在这一瞬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卢江林会隐身术什么的，突然间变得不见了。可惜，他没这种本事。

在冷芍拍我肩并喊我名字时，卢江林就站在我身边，我聚精会神地看照片，这家伙趁机破坏彼此保持十五公分距离的君子协定，又紧挨着我，袖管和袖管也不知什么时候粘合在一起了。最要命的是，当我转身时，他也傻乎乎地跟着我转身。真笨，你不会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丢下我自己往前走吗？我在心里埋怨他。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凑巧，在你最最不愿意遇见熟人的时候，偏偏就会遇见熟人，而当你走在马路上与人发生争执或遇到其他麻烦，很想能见到熟人时，往往是望眼欲穿也等不来一个熟人。

“嗨，冷芍，你也来看展览啊。”我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还要挤出一些热情的微笑，以表示我很高兴见到她。

“我老爸绑架我来看的，说是要让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冷芍嘻嘻笑着说，侧转脸，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望着我身边的卢江林，“你们是一起来的啊。”

我脸烧得厉害，想编个谎话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可脑子乱得像盆浆糊，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谎言。卢江林却抢在我前头回答说：

“是啊，我跟雪庐放学后一起来看展览。”

我趁冷芍不注意狠狠刺了他一眼。你想投案自首还是怎么着！

“我叫冷芍，是孙雪庐最要好的朋友，我俩一个班。”冷芍把卢江林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那神态和目光，就好像逛商场时她自告奋勇替我参谋某件衣服是否值得买一样。

“我叫卢江林，高二理（2）班，也在麒麟中学。”他也跟着自我介绍了一番。

我差点没晕倒，坦白交代得也太快了一点嘛。

冷芍吃吃笑着，钩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到一边，咬我的耳朵：“长得很帅，人也挺大方的。”那口吻就好像在说，她觉得这件衣服挺不错，穿起来挺合适，买下来不会吃亏的。

我的脸又红到了耳根。我皱着眉头说：“冷芍，你千万别误会，我和他……”

“孙雪庐，你放心，我决不会出卖朋友的。”冷芍不容我把话讲完，就又附在我耳畔说道，“我们是铁姐妹，什么事都用不着保密。好了，我要找我老爸去了，拜拜。”

她朝我神秘兮兮地眨眨眼，又朝卢江林友好地摆摆手，倏地一个转身，钻进人群走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匆匆看完最后几张照片，步出博物馆，从寄存站取出单车，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卢江林说：

“我们分开走，哦，我要拐到螺蛳湾市场去帮我妈买点东西。”我不等他有什么反应，骑上单车就穿过拥挤的国防路，拐进熙熙攘攘的东风西路。我一路猛蹬，骑出老远，回头看看，他

没有跟上来,这才安心些。

我们麒麟中学是个重点中学,用老师们的话说,教育质量一流,学风校风端正。从校长到班主任,都特别重视抓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对中学生早恋现象防范得很紧,明文规定,男生和女生不准互相串门,更不准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结伴上街或进各种娱乐场所,过生日或过圣诞节什么的男女生之间不准互送礼物和贺卡,这方面的清规戒律一条又一条的。尤其是我们初三(4)班的班主任母老师,对中学生早恋深恶痛绝,看到男女生在一起说笑嬉闹,就会投来疑心很重的目光,不断地一声声咳嗽,非把聚在一起的男女生驱散了不可,用母老师自己的话说,这叫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把早恋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平时开班会,母老师也经常讲男女生之间要保持界线的问题,说是警钟长鸣,在这个问题上多敲打敲打,对我们健康成长有好处。有一次,我们班一个名叫宫财康的男生在一个名叫杜莉华的女生的文具盒里塞了一张纸条:“莉华同学,你今天穿的这件连衣裙很漂亮,让我没法不看你,真心希望你再接再厉,给世界多增添美感。”结果纸条落到母老师手里,逼着宫财康写检查,深挖不健康的思想根源,还把纸条交给了宫财康的家长,弄得宫财康整整一个学期灰溜溜抬不起头来。

我和卢江林一起去看展览的事如果传到母老师耳朵里,后果肯定要严重得多。

我还想起妈妈,爸爸去年患肝癌去世了,妈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她不止一次说过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平平安安长大,将来能考上大学,有一份好工作。我也还算争气,学习成绩虽算不上拔尖,但也不算差,尤其是文科,在班里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前十名,还两次被评上学校的三好学生,妈妈常在别人面前夸我是个乖女儿。要是我闹出点这方面的花边新闻来,妈妈一定会伤心死的。

再说,初三下学期,面临中考,对初中生来说,已进入最后

的冲刺阶段，我不愿为其他事情分心，影响了学习成绩。我还小，只有十六岁。有一本书上说，十六岁是人生的花季。生命最美好的时光应当用到学习上去。

扪心自问，我和卢江林之间现在还是一种纯洁的友谊，他也从没对我有过任何跨越友谊的粗鲁行为，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已经走到了友谊的临界点。我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词：悬崖勒马。我不能拿我女孩子的名誉去做危险的感情游戏，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三月十七日 小雨嘀嗒

有一点可以肯定，卢江林不是那种会在校门口堵截女孩子纠缠不休的小无赖，只要冷淡他两次，他就不会再来找我。

我发现我的感觉很准。星期一上学时，我从家里出来，骑着单车刚拐进西昌路，便看见他单车停在马路边，人坐在单车上，扭头顾盼。我晓得，他是在等我。果然，见我顺着五颜六色的自行车潮缓缓骑过来，他也开始蹬动单车，骑到我边上来。“孙雪庐，我等你半个小时了。”他扭头对我说。我用一种惊讶的表情望着他：“哦，是卢江林呀，请问，找我有事吗？”我故意使用惊讶的表情，这起码可以暗示我并没期待他出现，制造一种彼此还很生疏的氛围，我客客气气地问他有什么事，是要在无形中把他和我的距离推远些。果然，他感觉到了我态度的变化，说话都不利索了，嗫嚅着说：“没……没什么事。我……我想问问星期天从博物馆出来，你……你怎么突然就……就不辞而别了？”“是吗？”我平静地反问一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的潜台词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没发生的就永远也不要发生了。我希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他沉默了。我也不再说话。在越过一

条横马路时，有两个男孩子骑飞车，单车龙头像蛇似的扭来扭去，在密集的人群中飞速蹿游，我装着害怕被骑飞车男孩子撞倒的样子，把车拐到边上，立刻，有好几辆单车插进我和卢江林中间，这样我们就没法再交谈了。到了学校，碰到几个同班女同学，我便和她们一起存放单车并走向教学大楼，使他没有机会再靠近我。

星期二中午，我从食堂打了饭，沿着两行绿化树之间的甬道向学校花园中央的水池走去。我喜欢坐在水池边进餐，看鸽子在草地上漫步觅食，看喷泉在阳光下撒珠溅玉，心情变得很舒畅，胃口也就好起来，不怎么可口的饭菜也就容易咽下去了。我一抬头，就看见卢江林站在甬道的另一头，手里也拿着饭盒。显然，他是有意到这儿来找我的。甬道上没有其他人，我们彼此相距还有十来步远，他已准备好对我笑脸相迎了。我突然就拐弯，从绿化树一个狭窄的缺口硬穿了过去，树枝差一点把我的衣裳划破了。我在突然改变方向的一瞬间，用眼睛的虚光瞄了他一眼，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在这极短的一刹那，我的心像被捏了一把，一阵抽搐。但我很快让自己镇静下来，竭力忍住想要回到他身边去的冲动，小跑着奔向水池边正聚在一起吃饭的同学们。

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男孩子，遭到两次冷遇后，再也不来找我了。有时我们在学校的小卖部或食堂门口相遇，都装着彼此不认识的样子，擦肩而过，连招呼都不打。今天放学时，我到图书馆借书，正在书架前浏览，他突然就进来了，一看见我，愣了愣，转身就走了，连书也不借了。

生气就生气吧，实在对不起了。